

年終同學會



人生在線
李丹崖

年終歲末，我在辦公室看到一幅漫畫，名叫《同學聚會》。

畫的上半部分是「二〇一〇年」，畫面中是四個滾圓的土豆的合影，有的戴着眼鏡，很是斯文；有的比着剪刀手，傻傻的卻很單純；有的手持半根烤腸，無所顧忌；有的則安靜地站在大家中間，緘默不語。

畫的下半部分也是一場餐桌前的合影，時間定格在「二〇二二年」。主角依然是四個土豆。舉杯而飲，侃侃而談。只不過，十二年後，原本滾圓鮮嫩的土豆，有的被現實和俗世削磨成了土豆片，有的看似沾染了甜蜜的番茄醬，實則被劈開成了薯條；有的成了看似花哨的薯塔；有的則變質發霉生了芽，變成了油膩不可入口的毒土豆。

歲月是把殺豬刀，十二年改變了很多同學們的容顏，要麼是美顏；要麼是時針不曾經過自己面前；要麼是一斤變成半兩，半兩變成五錢；要麼是早已認不出子丑寅卯、孫李趙錢；要麼是張冠李戴，名姓混亂。關係最鐵的，還是那三五個，可以經常聚聚，哪怕鬧了矛盾也能很快不計前嫌。

歲月如煎，再看那些似是而非的臉，已經沾染了太多的「佐料」，變得平淡，變得齷齪，變得巨甜，變得寒酸，變得不再擁有舊日容顏，車子、房子、還有帽檐，位子、面子、還有銀元……再也回不到的清白之年。原本鮮嫩的土豆，或許現在分別被烹飪成了不同的食物，也有沒有被烹飪的，生了芽鬚，早已墮落成了無法食用的毒物，有些討人厭。

耳機裏聽着朴樹的歌，歌詞感人：大風吹來了，我們隨風飄盪，在風塵中熄滅的清澈目光……

每到春節前夕，應該總有很多人在組織同學會，不知道他們會不會看到這幅漫畫，但萬變不離其宗，不管是怎樣的同學會，同學們再也不是從前的樣子，風刀霜劍嚴相逼，在歲月裏摸爬滾打的「土豆們」，你現在是什麼狀態？

也許我們再也回不去了，對不對？回不到從前的清白之年。

寫下上述文字的時候，聽說很多人根據這幅漫畫，畫了續篇，四個土豆逐漸變成了三個，三個土豆後來變成了兩個，最終只有一個……當然，時光飛逝，土豆越來越少，轉眼又是數十年。也許最後一個土豆會感慨：唉，這把年歲，想找個舊相識，喝杯酒都難。在同學群裏罵了一半天，再也沒有人回應一個「字長句短」，總歸到了找個互罵的人都很難的時間。



如是見
楊不秋

周末跟朋友去行大帽山。根據攻略，停車場開口上山約半個鐘，路邊會見一小山坡，上坡遂行至拍照打卡點。我們邊聊邊走，沒留意時間，也沒看到小山坡，只見一條可以直上山頂的路。大概三四點鐘的光景，冬日的暖陽溫柔又大方。朋友提議原地休息，好好曬曬太陽。

坐了一陣，走來幾個雀躍的年輕人，噁噁噁地拍照。繼而他們又條的一下在我們眼前的巨石背後消失了。這下我們才意識到，原來巨石背後有一條局促的小路，走上去就是那座我們久尋而未見的小山坡。

着實是巧得很。一條山路那麼長，偏偏我們恰好就坐在了小山坡的旁邊；路過的行人也大多徑直上山，正好就被我們看到了要去小山



流動空間
方元

在我喜愛的中國城市名單上，有一座城市不在中國，而在日本。它就是京都。日本人肯定不同意我的講法，但我對京都確實有這樣的感覺。它雖是日本的城市，但表現了中國古代城市的布局和文化精神，而且有許多與中國古建築相似的木結構寺廟。記得第一次去京都旅行時，看到古寺之多、保存之好，讓我大開眼界，腦屏上不斷刷出唐代詩人杜牧的名句：「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台煙雨中」。

杜牧的這句詩現在經常被用來形容京都，但其實這句詩描寫的是南朝的都城建康，京都則是仿照唐朝的京城長安而建。杜牧描寫長安的名詩是《長安秋望》。我和家人這次去日本正值天氣高爽的秋季，當站在京都的嵐山上眺望時，眼前大概就是杜牧詩中的景色吧。

遊京都必遊宇治。京都曾是日本的首都，而宇治曾是京都貴族們的「後花園」，因此有一些歷史悠久、美輪美奐的古建築。此次「尋找龍的建築」之旅，在要看的古建築名單中就有兩座在宇治：一座是平等院鳳凰堂，另一座是黃檗山萬福寺。

鳳凰堂建在日本，卻具有中國唐代建築的風貌。它建於一〇五三年，至今約有九百七十年的歷史。它出現在平安時代的後期，當時在日本貴族中盛行末法思想和淨土教。鳳凰堂即是由權傾朝野的貴族之首藤原家族建造的、按照「淨土式庭園」設計的佛堂。淨土教是在唐朝由中國傳入日本，因此鳳凰堂的設計受到中國佛教和唐代建築的影響。今日，在中國的敦煌石窟中仍能看到多幅描繪淨土教宮殿的唐代壁畫。畫中的宮殿與鳳凰堂非常相似。

鳳凰是這座古建築的設計主題。遊客也許未必能看出鳳凰形的建築平面，但一定會看到屋脊上的一對銅鳳凰，那正是建築的點題之處。一般來說，日本佛寺的屋脊是用鸚鵡來裝飾，但鳳凰堂在屋脊上用的是鳳凰。鳳凰堂原是私人住宅的佛堂，因此在設計上毋須遵循佛寺的做法。鸚鵡尾是由中國傳入日本，那麼鳳凰屋脊也是由中國傳入嗎？日本人說，因為在中國的傳說中鳳凰是守護佛陀的神鳥，於是才有了這個獨特的設計。

雖說鳳凰的設計概念來自中國，但在中國現存的古建築中並沒有相似的實例。在北京故宮，雖然屋脊上有鳳凰裝飾，但用法和做法與宇治的情況是不同的，況且明清建築晚於日本的平安時期。所以，鳳凰堂的做法可能是日本人在中國傳說的基礎上衍生出來的創意。這說明日本人在吸

柳暗花明

坡打卡拍照的幾個年輕人。還好我們沒有着急下山，我忍不住跟朋友感嘆：好像不經意間被老天投銀了一顆糖，在幾乎就要放棄希望轉身離開的時候。

古詩云：山重水復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南宋詩人陸游早在八百多年前，也曾在山間經歷了迷茫困頓和豁然開朗。詩人寫下這首《遊山西村》時，正在經歷着仕途的不順和挫折，因為與投降派的政見矛盾而罷官還鄉。一邊是眼前淨樸的民風鄉情和清秀的山水景致，一邊是心中的憤憤不平和鬱鬱不得志，山重水復和柳暗花明也正是詩人自身境況和豁達樂觀的映照。身處逆境，雖然失落無助卻不放棄希望，堅持信念並相信事有轉機。

人生中的柳暗花明，好比因頓寂寥中忽然看到的一束光，當然也包括靈光乍現的愛情。在幾米的漫畫中：「她習慣向左走，他習慣向右走，他們始終不曾相遇」，原本仿若兩條永不相交的平行線，最終他們還是在命運的安排

下相遇並且相愛。還有在張愛玲筆下，幽幽然道「原來你也在这裏」的愛情：「於千萬人之中遇見你所要遇見的人，於千萬年之中，時間的無涯的荒野裏，沒有早一步，也沒有晚一步，剛巧趕上了」。這些不期而遇的愛情，好像在轉角和希望撞了個滿懷，隨後整個人都被照亮了。

守得雲開見月明。過去幾年，疫情使得地理距離成為難以逾越的鴻溝。我和許多港漂一樣，像個困獸一般原地留守。一河之隔的深圳，一橋之距的珠海，心心念念的故鄉，近在咫尺又何其遙遠。我們守了三年，終於守到了重新通關。雲開見月，喜大普奔。

生活中有太多求而不得，四面碰壁又心灰意冷的時刻，失望、憤懣、委屈、受挫，真的讓人很想放棄，因為放棄很容易。可是一旦放棄，原本有可能的機會就真的永遠不可能出現了，所以還是咬緊牙關堅持吧。新的一年，新的開始；心懷希望，一定有光。

去日本尋找龍的建築



宇治的鳳凰堂具有中國唐代建築的風貌。

作者攝

收中國文化時善於活學活用。萬福寺在日本被稱作「龍一樣的建築」。與鳳凰堂相比，它與中國的淵源更緊密。萬福寺建於一六六一年，至今約有三百六十年的歷史，是日本佛教黃檗宗的大本山。它的建築師是來自中國福建的高僧——隱元隆琦和他的弟子們。他們給日本不僅帶去了新的佛教學說，還帶去了許多新文化和新事物，例如藝術風格、印刷術、書法、茶藝、食物和醫藥等等，對日本文化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鑒於隱元對日本佛教復興與中日文化交流的重要貢獻，後水尾法皇授予他「國師」的稱號。此後每隔五十年，便由當年在位的天皇為他追加新的謚號。最近的這次是在二〇二二年，由令和天皇為他加謚。由此看來，日本人沒有忘記中國文化惠及日本的歷史。

在建築上，隱元給日本帶去了新的建築式樣、技術、裝飾、雕塑，以及寺院建築設計的最新規制。從寺院的選址、建築的規模、材料的質量以及工藝的水準上，我們可以看出它當年的盛況和影響力。宇治萬福寺建成的時間相當於中國清代順治十八年，但為什麼日本人說它是「中國明朝的建築風格」？這是因為宇治的萬福寺是仿照福建福清的萬福寺，而福清的佛寺是明式建築。福清的萬福寺始創於唐代，後因明朝神宗皇帝賜名和賜贈典籍而走上鼎盛時期。在此盛期，寺院進行了大規模的重建和擴建。隱元在此時期成長，成為主持，參與過重建工程。因此當他在日本建造佛寺時，便採用他所熟悉的明代建築式樣。

採用明式建築還有一個文化身份的因素。隱元東渡日本的時間是明朝及南明覆滅、清軍攻下福建的時候。福清萬福寺之興受恩於明朝皇帝，因此隱元在日本的寺院採用明式建築、沿用明朝皇帝的賜名，照搬中國佛寺的規制，既可寄託他對故國

的忠心和思念，也可表明他的民族文化身份。

儘管明朝被推翻了，但中華文明的軟實力依然存在。在此時期，漢學、儒學、佛學等中國古典文化在日本備受推崇，因此隱元在日本被視作文化的使者，受到舉國上下的歡迎和尊重。這說明優秀的文化具有普遍性的價值，能夠超越國家、朝代和種族的界線。難能可貴的是，隱元的繼承人和弟子們把寺院的中國傳統延續到今日。現在，在萬福寺仍能聽到僧人用「黃檗唐音」（明代的南京官話）誦經。

宇治萬福寺的故事與奈良的唐招提寺很相似：文化通過佛教的「渡舟」，從一個國家傳播到另一個國家。佛寺建築作為文化的載體，使文化成為視覺可見的實物、地標和象徵。

奈良唐招提寺的根和宇治萬福寺的根都在中國。前者在揚州市的大明寺；後者在福清市的萬福寺。遺憾的是，如今在揚州和福清已看不到它們的根——唐代和明代的原型建築了。因此，我們無法將日本的仿造建築與中國的原型建築做對比，不知道日本的版本是否百分之百忠實於中國的原版。不過，如果你發現某些構件或裝飾帶有日本建築的特色，那也不必驚訝，因為這是文化交流的自然現象。例如，萬福寺的屋脊用了鬼面瓦，這明顯是日本的做法。

有意義的是，如今當中國的建築師要修復或仿造古建築時，他們會去日本觀摩取經。例如，香港志蓮淨苑的設計便借鑒了宇治的鳳凰堂，揚州鑒真紀念堂的設計則參照了奈良的唐招提寺。這說明文化交流是雙向的、互惠的。

這些古建築太讓我着迷了。它們給人一種沉浸式體驗和穿越時空的感覺，讓歷史變得觸手可及。雖然古建築講的是幾百年前的故事，但古老的智慧對今人仍有啟發和借鑒的意義。

「三劍客」的故事



HK人與事
朱昌文

「三劍客」這個名稱，令人聯想到武俠小說裏行俠仗義的俠士；然而，在現實的香港，也有以「報國惠民」為畢生職志的「三劍客」，他們並非富家子弟，而是出身普通家庭的平凡人。過去幾十年來，他們在獅子山下奮力拼搏，各自取得不同的成就，累積了雄厚的財富，他們不忘回饋社會，過去十五年來，默默地資助各類文化研究、藝術表演、科普教育，推動香港和內地學生聯誼交流，以及資助學生到海內外名校升學等。

「三劍客」之一楊宇杰，於十五年前創辦了一個名為「謝鏡添、梁中昀、楊宇杰基金會」，宗旨為「倡導科創，文史研學，互助友愛，報國惠民」，隨後積極踐行使命，頗受讚譽。日前，基金會舉行了一場隆重的慶祝宴會，場面熱鬧和歡樂，筆者有幸躬逢其盛。著書和寫文章用筆名「石中英」的基金會主席楊宇杰，當然是這場盛會的主角，那天他神采飛揚地踏上舞台，娓娓講述基金會成立的緣起和過去十五年來一路走來的足跡，內容精彩，令在座賓客聽得津津有味。

楊宇杰說，謝鏡添、梁中昀和他三個來自不同家庭背景的少年，有緣在北角的官立金文泰中學相遇，為了掙一些零用錢，三人一同於課餘到《青年樂園》周報做派報員，並一起到YMCA（基督教青年會）口琴隊學習吹口琴，參與表演，又一起參加「讀書會」，閱讀課堂以外的書籍，廣泛地了解國情與世事。三人漸漸被同學們稱為金文泰「三劍客」。他們更曾一起結伴到內地參觀旅遊，親眼看到新中國的建設成就，因而逐漸提升了愛國情感。這為基金會的成立埋下了友誼的種子。

一九六七年五月，香港發生了人造膠花廠勞資糾紛事件，觸發了一場反英抗暴運動。在這個大時代的洪流中，「三劍客」選擇站在愛國工人一邊，投身抗爭，謝鏡添的弟弟謝鏡賢和楊宇杰因印刷了一些反英抗暴的標語而被捕入獄，在赤柱監獄度過了一年的黑暗歲月。

「五月風暴」之後，「三劍客」各奔前程，謝鏡添和梁中昀都分別去了學校當教師，而楊宇杰的第一份工作是到《新晚報》當副刊「學生樂園」的編輯，其後轉到一家英文書院當會考班老師，執教八年。到一九八〇年代，楊宇杰為尋找新機遇，辭去教職，轉到旅行社工作，一幹就是七年。到香港九七回歸前，楊宇杰下海從商，開設公司，投身中國廣播的電視工業，大展鴻圖。

在楊宇杰忙於業務，在世界各地飛來飛去的時候，謝鏡添於二〇〇三年因病逝世，而梁中昀也不幸於二〇〇六年因交通意外逝世。「三俠」中兩俠走了，剩下楊宇杰，他決定秉持和延續兩位舊友的精神，與謝鏡添、梁中昀的家人商量，希望以三人的名義，聯名成立「謝鏡添、梁中昀、楊宇杰基金會」，獲得他們支持，於是，基金會便於二〇〇七年正式成立。

過去十五年來，基金會做了許多有利社會的工作，楊宇杰並不以此自滿，他希望基金會今後能薪火相傳，繼續健康地運轉下去。「一花獨放不是春，百花齊放春滿園。」他說。



市井萬象

圖、文：遂初